莊子通義

莊子卷第三　叅元朱得之

附錢塘褚伯秀

雲谷王潼錄校刊

內篇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指道也人各有師而道則範圍萬有故曰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自恨)不雄成。(自多)不謩士。(疑作事)(第一遊化)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其心於所行)也。若然者。登高不慄。(不但如此)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其身)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第二存神)古之眞人。其寢不夢。(神定)其覺無憂。(心安)其食不甘。(食未)其息深深。(神靜)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天機)古之眞人。不知說生。(第三忘情)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知)翛然(飄)(速)

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
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
人助天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忘（一作志）其
容寂其顙頯（音仇）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
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
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
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
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
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

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

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音儒以

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

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崘。馮夷得之。以遊

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通義 天人之旨解者不一，只是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也。其曰天人所為，義極廣潤。且如牝牡，天天所為，而合牝牡則人所為也。知以人而從天，不恣濫顛狂，牝牡之道盡矣。蓋天機推生其體而寓其用，人之道以其覺性而用其體，惟循天機之本然，悶悶醇醇，不起知識

以此終身不爲半塗而廢是人而不失其天
也其爲性眞完全無失豈不暢茂敷榮而盛
乎故曰至矣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猶曰至
死不變也志苟變雖生猶死此一天字意極
合蓋其日盛指終身不天應上文至字又如
牛馬天也耕馬天人合也穿鼻絡首人也亦
天也故其所謂天亦人人亦天必能如此知
如此用然後爲眞知然後是知之發假於道
其開日雖然有患一轉蓋言以人知天雖可
爲盛然又有非一時可合必要於久而後見
者人於此時當安而順之而後可見天人之
不二也事物未成時有待而未定也吾之良
知通貫乎始終以待其當雖天亦人雖人亦
天矣逆寡雄成不以成敗論英雄言待物暮
士言守已謨士欲爲君子落科曰也過不悔
當不自得只是過化悔者文之機得者驕之
本其日用兵蓋言不用兵也意在寧失國不
恐失人心古公去邠從者如歸是也蓋兵以

安民以土地而殘民不忍也所謂天時非賢也者苟於事之得失一委於天時而無修可願之功將何以爲賢與物有宜物者對已者也物各付物不失其則是日宜此句即感應二義與人爲徒自有不能一者一而在我者未嘗不一蓋不一乃一之所出也一與不一末之萬殊也亦一而已本之所在也自大塊載我以形至一化之所待一段言生死成敗得失皆造化所爲其機密移非智力所與能人不當致愛惡於其間蓋詳上文不逆寡三句之故舟山力負正言造物者之神且見老至倏忽也自本自根以前言道之體於人者如此不爲老以前言道體在宇宙間之本如此稀韋氏以下證知之盛者及不喜人之形而遊於物所不得遯之意有情活潑潑地也有信確乎不拔也妙萬物而無我何爲何形師友授受傳也悟而不化受成障也故曰不可受有觸有覺得也無形無所無可見也若有

可見即住法矣仁見見謂仁知見見謂知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見可證此章之旨一
[illegible]由知已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由知之
至也天本無爲今言天之所爲者惟星辰
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爲
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
也既知此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
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所不知非數
可推恍惚杳冥神鬼神帝者是也終天年而
不夭此特爲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知猶
有待而後當故所待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
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
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不知是已莫謂
貧約之時成猶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頓逆則
害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暮士以事釋之
義長即經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
酬酢應變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
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

无虚舟無心於迕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爲慄以是而入水何者爲濡以是而入火何者爲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其寢不夢與覺同也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深深則不離其根眞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家與學南華爲惘世人逐物喪眞神衰氣耗不得已而發露斯旨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蓋以脩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深深則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所共知息之所自來者即踵也嗜欲熏烝重關澀塞息離踵而不能復止往來於喉間是以喀爲萬物抑挫則其氣屈服而不伸而嗌言若生易繫云失其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深錮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即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即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竊疑捐應是緣狗也逐也庶協下文不以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喜求不緣道可證音

者而字訛耳志字誤解多牽强不通[illegible]
爲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知
此傳寫小差耳其類頫若老聃出沐之時也
自前古之眞人形容至此言其不以死生利
害動於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
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
盡哉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澤
施萬世不爲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己之
性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通之
也至仁無親而愽愛賢者無時而不中君子
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禍患亦未
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名所以表行失己則
無其實非上也亡身而趨於循者受役而已
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惟眞人
乎眞人者其心蓋淵而不可測姑卽其形似
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而非黨也若不足
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衆人則宜物必
黨不足必承矣觚而不堅廉而不劌也虛而

不華實若虛也邪邪乎崔乎乎則言其情似喜
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
真應也滀乎進我色胼然見於面人喜即之
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
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厲乎辨釋崔本作
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謷
乎大哉獨成其天連乎其好閉莫見其根門
若是則真人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
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
而皆可至於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
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已世
下三乎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蓋
聖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
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不一亦一其一與天
為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為
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與不一
亦一而已天不人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亦何相
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

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
凡藏天發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
皆物情蔽之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人則可
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介帶
也人以天爲父而猶尊愛之況已之卓然者
乎君愈乎已而身猶死之況已之至眞者乎
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之至
眞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之
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魚之
處陸而呴濡以濕沫視相忘於江湖爲何如
哉南華自謂吾爲是論亦無與譽堯非桀未
能相忘而化其道蓋欲人忘言而以無心契
之又何以掃其迹也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
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云以形形載我百骸
具而神乘之蓋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
居飲食殖養寒溫皆所以役我蓋不得不勞
也佚我以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耄志慮日
消蓋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逝四

大各離偃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知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必不爲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造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哉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存矣惟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惟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遯哉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爲已有謂舟山爲不遯之物壑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真樞潛運寸晷不停日物日地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遯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遯化哉善夭善老諸本皆然惟陳

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爲優自篇首敘眞人之道死生之理至夫道有情有信至末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其間神鬼神帝之語尤爲弔詭輒陳管見附於條末鬼帝即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有神者也其爲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無爲無不爲又何高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詳此義本於道德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乃陰陽異名能知玄牝之門則知鬼帝之說神則處陰陽之中而互爲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知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期知而知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昧然者乎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

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

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非德必自積之以忘入道之次第也）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總義　此因上章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之言而更闡之也不然云者以爲非卜梁倚不告也守之者靜默以待其思議之息也三七九之期用功之難易也朝徹者夜寢方醒外

感未接虛明瑩淨之謂也見獨者見性也此性無對故曰獨猶曰上天下地惟我獨尊也此不死不性者天地間虛靈之性亘萬古而一如蠢萬物之出入莫非其所爲故以殺生生生歸之攖寧云者將迎成毀交於前而此中湛寂無所攖猶曰常應常靜如此乃可謂之成也有聖人之才得聖人爲依歸而用功漸次不苟不易且如此況其質之下習染之深不奮決裂之志不求造哉之登而鹵莽悠惚以躐其等乘以易心而欲性天不失難矣哉

義海

道者所以述求立極啓迪人心才者所以開物成務恢規創業聖人以天下爲心任教化之重於斯二者蓋不可偏廢焉權夫二者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所以女偶之化卜梁猶守而告之知才之障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在外者外生遺其在我者在我猶遺則無況不忘矣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覩物之所

不覩無古今則虛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能定以死爲虐則不能殺生以生爲恩則不能生物矣惟其無將無迎無成無毀所以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也其名爲攖寧郭氏攖同縈今定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有不攖拂其心者衆人則攖之而亂聖人則攖之而寧攖之而亂道之所以喪攖之而寧道之所以成也亦循常應常靜之義副墨主疑始鬳齋謂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策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包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瞻者謂見也見徹故曰瞻明聶與聶同以言曰許故曰聶許需待也役行使也待時而行使也於嗟嘆也於謳者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自得之樂也凡此皆擬名寓意謂道雖是讀書而後有得終歸於造物之神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此狀吾性天之景造物不外乎此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苦羔反]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項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步田反]躚[悉田反]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

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

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

治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通義】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物之性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者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四子相視而笑目擊道存也故莫逆於心跰躚鑑井其貧可見子犂謂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猶曰又將以汝爲何物又將以汝而同往也二以字有天命與所生之物同出同入之意

【義海】按此四人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爲友與庚桑楚篇始無有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無有死生之一體者吾與之爲友義同諸解論之詳矣下文郭氏從有沴爲句餘解因之音義載崔氏本從其心爲句閒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圍形天地間已爲造物所拘而今所病攣拳

若此是人爲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沴於外而心閒無事跰𨇤鑑井始嘆爲形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亦何惡之有假使化予之臂爲雞彈因而求雞彈之實假使化予尻神爲輪馬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遇而任之豈可拒耶得者時失者順即是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縣解縣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惟順自然之理而不忻不距可以解此結縛故曰物不勝天也古之所謂友者惟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爲矣又語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又何以汝爲此又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而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

樂無輔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解世俗之惑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盖慮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為他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刼縈纏譬夫躍冶之金亦秖以異而鏌鋣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萬物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爱其不得耶又况於鼠乎蟲乎肝乎臂乎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盖以生為寐死為覺故也以死為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無心相為於无相為。無跡孰能登天遊霧撓挑无極。物外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有即不求所終竟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

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通義 撓挑無極撓滑之也挑辯之也無極無聲臭者猶言闔闢乾坤也往待事助勞役也而曰乎之正僩生者之遺大故也反其真者有知則生為無知則真淳猶曰復其無知也禮者天然自有之中禮之意率其性真虛徹靈通之體不得已之節文不守塗轍無所款美行之於我而不見形跡者也天之戮民猶曰天限之而非天縱之長天而非生天者也

侔於天者道也性也而形則小於天也故曰天之小人此非衆中之好學者不可當此名也使人中有好學於性命之源者誠然爲天之差小之人而非人之小人矣此又勉子貢以復性之學故曰吾與汝共之大抵率性則天順情則人舉異以要同也

蒙渇 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爲於無相爲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逍遙物外何所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爲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以反眞爲樂則其旨趣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惟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爲二之故以生爲贅疣聽其懸附死爲疣

癰終於潰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爲身混內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爲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依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桎梏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魚藉水而活人藉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以養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論遊方內者亦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論遊方之外非世禮所能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怛也子貢聞方外之風離世絕俗遂問畸人答以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遊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明畸侔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通義 知者良知也進於知知猶曰造於無知下文曰不知知所以生死是也就先就後趨避也簡之不得謂其欲率真忘情而不能自由只得隨俗居喪哭泣也已有所簡謂無涕不感不哀也不知所以生二句言視死生如一況世俗禮文毀譽之趨避哉有駭形無損心言其形雖有老少之變而不失其赤子之心盡以其安居於平旦清明之氣不遂於情之所觸而死定於一處也特覺人哭三句言其自省之餘隨人禮文是其以爲吾且如此然亦不知吾今自謂吾者何自而有此謂也此其忘形之極而返一之體淵如也其視棄習於

者呈其夢而不覺者哉魚鳥之夢言言
以見未覺之類造適不及笑以下四句言有
意則滅天機也排猶俳也有意造作適情之
事自不能笑若獻笑於人則不及俳優之事
矣俳優棄其廉耻者安於俳優則與自然無
跡之化相背而馳故曰安排而去化既安於
背化則漸習漸熟入於煩縟至於寂寥其天
之本一者矣寥猶冷落即去化之極也此言
反應孟孫才之居喪不
鑿其性不失其天也

【通義】前章子祀子輿子犂子來相與爲友子
輿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懾達理
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編曲鼓琴
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章居喪
也欲簡之而不得哭泣無涕而心不哀不知
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辯踊哭泣而爲
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
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摧毀而死者免於驚怛

神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棲託必不入於暴戾之軀矣請觀蛹蟬蜻蝶之化其理可推將化未化疑然寂然罔知彼我之分殊背俶天地之氣應則蛻甲於此而化形於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為他物所觸則恚怒而變為惡類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蓋由於感召之故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心之所適為造適造適則其樂內全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為獻笑獻笑則出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造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天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壹以死生為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耶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得不為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乎陰功密行無所

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為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內外之辯禮教文質之殊非淺觀不足以語此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

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虀子兮反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illegible] 輿夫駕車御馬者此言堯載天下人物

[illegible] 日馳驅於途路無寧息之時者也盲瞽

之序有聲重造物息和言自能啓迪之即天之補息也噫之為嘆傷其昔而訝其今也未可知猶日未可必也蓋去故即新脫染復素存乎當人立志何如耳吾師乎蓋反觀於內而指其心之自然者猶曰吾惟師夫吾之本有之師耳一句非二例此所謂遊正孟子所謂囂囂也

泰氏許由一於無為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於有為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安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一處而有方內方外之分各安其所安也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內之學也逍蕩恣睢轉徙之途方外之遊也意而為內禮教黥涅殘劓之餘而開言心悟顯含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而遂引三子天稟殊絕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鑄鑪錘之間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

既黥既劓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黥劓者亦在乎自息自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儘黥可息而劓可補吾誠復爲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王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患復意而悟昨非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次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爲之爲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遙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行仁義非尚仁義也）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帝王之具）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化則无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通義 莊子嘗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而後義義而後禮此舉聖功以忘為極而乃先仁義次禮樂者正指世俗假仁襲義之弊而言忘仁義不落驩虞也忘禮樂自脫桎梏也坐忘者不特忘形骸并其知亦忘之矣猶曰吾喪我仁則吾不知也離形去知總上二句而廣之也大通者猶太虛之無礙也人之情惟有好斯有惡無好者無情也與萬物同情而

無所向所謂情願萬變而無情也如此則廓然之體無時或移感應變幻如行雲流水故日化則無常釋氏所謂應生無所住心是也請從而後正尼父志已好學之實於此可見孔顏之所謂忘亦可以見莊子篤信孔顏處而他章稀跡之旨蓋昭然矣

[illegible]仁義本乎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乎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矣而夫子猶以爲未者蓋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然反問訝其得之之速也回告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已而後能忘物斯爲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爲大通之道豈好同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幼業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興廢變遷亦何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

今一致惟得道者我非欲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爲常眞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甚矣而信能無以外習滑波然之眞則夫坐忘亦學道者分內事夫子推之爲賢蓋所以奬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子輿亦有故妄叙不裹糧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音促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

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通義】知其貧非天地父母之所欲加而又曰命者蓋以氣運流行吾之所遇爲命耳窮通休戚有一定之分而吾生適然遇之則安以處之正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子桑子其自反無愧而不怨不尤者乎

【晨之處】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輿之於子桑無愧於友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饑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我貧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所能厄也第以爲至此極猶未能忘情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

處之有道此予與所以志言也南華用以結
大宗師之旨卽西銘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
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極不足
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
褚氏總論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
訓之者師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
治體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
所當究君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
歸於治者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
業之微非師無以任之其爲道也至矣宗
師則爲學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
猶云衆父父也所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
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則
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若繼
以眞人眞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忻而
入不距虛而不華悅乎忘言誠若無爲也
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咨有以體翼之而
致極乎內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

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眞者乎眞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呴濡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不容避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于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遯哉惟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遯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眞人之妙用大宗師之以爲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爲命者也女偊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死來之莫逆祀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遇而安之古之所以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啟

躍冶之疑耶子反琴張絃歌而弔桑戶以
步世爲勞反眞爲幸此遊方之外與乎世
俗者方且與造物爲人則靜天窮通不足
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
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爲魚鳥而戾天沒
周安於一時之變化豈以形閒而異情哉
昔者南華夢爲胡蝶亦猶是也而今之所
言爲覺爲夢惟超乎覺夢者知之顏子墮
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密繼統聖門原
夫出藍之青實爲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
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爲之者不得卒
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
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眞人以得道則
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
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
而道無損益焉所謂眞知則究極天人暢
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

宰物而言處己之命子桑子也宰物之命其惟大宗師乎○通論此篇入章次第相承其意義只是盡性只是人而合天入於志情識而已矣即所遇之順逆不逐於時不滑於欲各盡其當然之道惟天惟命師又何方乎故曰大宗師

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應合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藏同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

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illegible]四問四不知先問者之心也問者退省而去其有問之心卽得其本性矣故躍而大喜有虞有思度也泰氏則泰然於世無心思也此皆擬名以表上古之風者其知之應世惟順情而不詐是以其爲德也極眞而無雜飾所以行於世者似異於人而實無以異於人也未出非人未出類也未入非人未同天也未同天未出類形也事也而其心則天而已誰其知之嘻

[illegible]齧缺問王倪卽齊物篇中四問是也此篇復舉以標其首明眞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而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聽者爲之聽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不偉與故齧缺因王倪之不對喜而告蒲衣蒲衣謂乃今知

有虞不及泰氏蓋以仁爲善不能不虞而出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以泰氏覺冐自得知德知情俱眞未始入于非人則道合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藏字音義舊作藏故崔註云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呂氏從藏釋之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藏臧二字古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輕微易臧則是借藏爲臧而以臧代藏之理今本多作臧以音釋之爲當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无知

以已出經式義度言凡所以範圍天下必經常之道標示準繩必此心所安者皆由已出猶曰帶為律身為度也此二句已與人對經與義對式與度對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其能事而已矣言聖人不期於正以為治決於人情之宜能而而已矣經式義度正也易曰百官以正萬民以察悲非結繩之治離也老氏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孰知以無事取天下其無正正復為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即此外乎正確乎能事之謂謂不以法度把持天下也曾二蟲之无知言不能知二蟲之知也

[illegible]耳中始務明而好爲首者也故告肴吾君人之道如此以巳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則必人之巳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輿指爲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譬虛莫濟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內而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鸙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君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无欲无爲天下自化若任知能以爲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巳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人爲句衹趙從度爲句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以巳出經式義度民孰敢不聽而化諸續考與門官本作以巳制經制字獨與[illegible][illegible]郭說林道斷句爲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已。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通義 合氣於漠。氣者性體無知之本來者也心屬人氣屬天此二句自治也自然之道也

順物而應亦惟順其自然而我無有
爲之心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

[illegible]天根喻自然之道本當隱晦涵畜任物
自化而今遊於虛明之方自顯以求有爲故
問爲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鄙之何謂所問之
不豫我心也乃陳無爲放曠之樂蘇以默化
之與造物者爲人言與化俱遊任而不助也
莽眇猶杳冥鳥喻飛行無迹壙埌虛靜貌言
我逍遙自適在此汝何法以治治天下感動予
心哉天根復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
欲也合氣於漠無所恭也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有心於爲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
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
善復其自然之本則本修而天下治矣天根
不知反求諸已而
懷寶自迷哀哉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

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

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立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

通義 嚮者向也明白惡惡也凡有感者卽與

通之猶曰因材而篤此言疾惡而勸善反物

者也在自處則學道不倦也胥易技藝技言

天巧藝言習熟技藝相交易惟役役於外物

秪成自苦耳無益於己也天地篇內孔子問
老聃語有執狸之狗猨狙之便則此斄作狸
無疑末句立言安
身遊言應物也
衆論嚮疾諸解不同音義載梁簡文以嚮同
響答庖丁章砉然嚮然讀同響音之義然考本
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為優今擬解云
嚮疾為應物之速彊梁則非守柔者也物徹
謂樂通物跡則非葆光者也學道貴於無為
而乃以不倦為功倚以技胥易相係不免於
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道也且也至可比明
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詞若以前論嚮疾彊
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因文彩以致獵猨因
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
子居始悟蹵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
貸逃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夫執斄說
之不遁斄有離來二音丕大之牛豈
狗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爲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

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

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

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

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

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朕　朕）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潘俣　下同）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不見其形）已失矣。（不知所往）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頹作　草是）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

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illegible]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墳通而封哉。一以是終。

【通義】吾與汝非但已與列也蓋言我輩衆人但見其技術未知其術之所由來而遽輕易稱道其神此猶衆雌生卵未得雄爲之真機又孰知卵之爲妄耶汝以道有能所是與人世相亢之物可以校短論長故信季咸爲道之至有神巫之名其歆羨眦援之心隱然於中是以使彼得而相汝正易機動於此誠應於彼之意其日地文杜德機天壤善者機大沖莫朕衡氣機三淵九淵未始出吾宗等語未得其情因仍舊訓膚齋曰棄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地文杜德機天壤善者機太沖莫勝衡氣機三淵九淵鯢桓止水流水未始出吾宗皆定修觀之名猶觀音有十二觀也大意止火者如土而絲理不派也故曰濕灰謂無

活動意也天乘天然生意上起也善者機絪
言性之動處也衡者平也不定也氣機之動
未嘗定而常平故曰不齊此處三焉指上文
三次所示之機淵者幽深玄遠不可測之意
餘從褚氏問有未明者如云宗者指性指無
而言未始出吾宗云云猶曰未嘗離其所存
之常與季咸相接只是虛其心而從容其舉
動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故曰不知其誰何彼
見我如此以爲無特然可畏可象之容而有
信從之象是以自疑不能相人惝懼而逃也
食豕如食人不慢事也赤子之朴以琢而散
此言雕琢復朴蓋以習熟成性須痛加尅治
而後可還其故也塊然二句形容復利之意
紛而封哉形容獨以形立也猶曰惟如土塊
卓然一形不見有知識動作也如此終身更
無他慕故曰一以是終此篇爲季咸而述其
名僅一見而不覺其少耑于凡十五見而不
覺其多史遷作魯仲連傳重出不厭其煩文

正類此

[illegible]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亢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迹使人得而相也始見壺子而衰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季咸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者地之體不正者坤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見者也杜則捷閉莫窺之機則微有可覩此至人潜德內蘊之貌有非術者所能測識也而見壺子喜其有生謂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以杜而今微顯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天地生物之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惟能至靜故其機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養而爲浩然之氣廣而爲及物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不窮者也又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沖者虛之至故莫能窺其朕兆也衡以平所善應氣以虛而善生皆無心於物故不待

惑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亦以示之者言也三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而季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以屈人也特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季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既敗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奚為哉因悟向所學者皆其土苴而今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隤然而道盡之謂也此章實應帝王之妙旨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子之道使後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聚焉既其文一本作無其文莫勝是朕無疑三淵審字列子並作潘音盤水盤洄也本經音義云司馬本作蟜聚也義或近之弟靡舊註同類未詳所據今依列文草靡為郎草上之風必偃庶協下文波流之義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通義】有人之形有能之譽是爲名尸謀任知皆名尸也無窮道之大也無朕道之微也身服此道曰體動靜無愧曰盡周旋不離曰遊無見無得性體本然之虛也天固宗也我亦虛也故曰盡其所受乎天也首四句戒不虛之習以起下文體盡至無見得狀虛之用若鏡鑑虛之象不將不逆以下狀鏡以表虛之體用鏡之爲物妍媸取決於我是勝物也彼此無損故曰無傷此條論學道者以虛爲極則不必拘上下也

【義海】趙虛齋以此段爲遊南海之帝爲一章其注意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先季咸立說

原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言季咸恃智謀以察物而任事要名也體盡無窮以下言壺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則指壺子明矣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使季咸自失而走是也惟其不爭所以善勝物又惡能傷之哉盡則任道則其味無窮任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為儵。音叔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通義說言聰明之衰天德也渾沌倏忽陰陽
太極之旨也故曰南北中晝有形之外故曰
渾倏忽者瞬速如電而不少留急衆恍惚而
不可指之名此節寓言最顯善學者即大化
以考一身即一心以準大化庶不孤寓言立
教之血誠哉林云亦子之初未有知識混沌
也情欲既開是竅鑿也不
失赤子之心混沌不鑿也

丹海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經一言以
蔽之曰爲者敗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
之餘偶得管見附于衆說之後云南華經所
謂渾沌倫道德經所爲渾成沖虛經所謂混
淪皆以混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爲者
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隆化而爲有隆
化而爲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
至於鑿也及乎時枳遇於渾沌之境則物交
物而心猶薪火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
分别待之固亦盡善使然忽不能忘情而思

人以爲報則渾沌之德未能不德故不免夫怨害相生之累曰鑿一竅患由漸入也七日而渾沌死則情竇開而沖和喪宜矣是以帝王之跡著而大道之體亡也

褚氏總論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已試之效三代法之以爲統立極竟若後之治國汲汲於謀術者哉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論多慮泰氏舒無爲無爲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而億兆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己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畢羅而致鳥鼠是迷其高飛深穴之逃蓋有爲則有心有心則智謀所由出姦詐所由生雖父子之天性有所不能固其於君臣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何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爲天下答以心游氣漠順物無私子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

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凡有天
下國家盡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禍
智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
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蓍龜然而一
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瘳三見疑
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技於是
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
多變而季咸之不神邪此言料國者智謀
術數不越乎人為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為
之主憲天體道善與一掌精神四達與化
無極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則豈智謀可度
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
道散為物離無入有倏忽即有無同異徵
妙之所分合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
有散所以啟倏忽之鑿惟其善待之必有
善鑿者不若彼此相忘無心交化也萬斛
之舟不容漏刲何況
乎七日而死渾沌哉

褚氏繫論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浩淵漫瀚號作新出奇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極妙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莘韡學未得其要鮮不怵眩目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命意立辭且有文理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己無可忘己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己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為師標立道原範模天下為聖賢續命脉為萬世開述要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欽之一身而不為有餘應帝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帝王之功雖日聖人餘事然蹟世真淳措民清靜應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儵忽生而混沌死鑿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竊也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

以起之曰塞兌開門用之不勤是爲眞修渾沌之術與○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閒或專剖稠繁渾羨眞辯竊窺的指以古人德合者亂於逐條之下云逍遙遊之極義當歸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義當歸之許由王倪以袪彼我是非之惑得其同然而合乎大道也養生主之極義當歸之老聃彭祖以紀養形殘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閒世之極義當歸之蘧瑗接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毋攖物逆鱗以斯患也德充符之極義當歸之王駘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威者物不能離也大宗師之極義當歸之孔子顏回有聖德而不居其位以斯道以覺斯民也應帝王之極義惟舜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所歸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公案往古聖賢筆而爲經標準萬世若夫眞人之所造詣卽內篇而不泥離內篇而胞合所以外混

光塵內有慧照出凡入聖闔闢化機而不可以形教拘也善學者盡知所從事焉斯可也

○此上七篇褚氏亦得大意但以心跡異觀內聖外王彼成此虧爲說則全書之旨要未免於口耳也何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未徹也且功成不自知又何內聖之斷乎內聖斷又何以成外王也若林氏謂其篇篇結束不同知逍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覺養生主之火傳人間世之命也夫德充符之終之自鳴末篇之鯈忽渾沌復結以七鑿日而渾沌死如此機軸是精蘊者所當知

莊子內篇第三卷 終